



遼居乙福

嘉禾三月長洲章鉞署首



予自退隱遼東初意遂棄逐末之學擬每歲讀羣經一周以求放心以期寡過乃結習未除復有作述庚午一年間積所為文又得七十四首兒子福葆懼其散失手寫成卷並請印行不欲重違其意乃顏之曰遼居乙橐自是以往當屏除一切專力讀經庶於身心有萬一之裨乎辛未二月抱殘老人書于扶桑町寓居之六經堪

目如左

王制學記鄭注志疑

漢石經殘字集錄序

貞松堂集古遺文序

遼居橐序

金州講義錄序

上虞羅氏枝分譜序

璽印文字徵序

朱笥河先生年譜序

漢石經殘字集錄跋

詩集傳音釋明刊本跋

論學小記跋

魏石經殘字考跋

商方鼎跋

文父丁鼎跋

孟鼎跋

大鼎跋

矢王鼎跋

趙曹鼎跋

懿侯之孫鼎跋

競彝跋

衛彝跋

矢彝跋

小臣宅彝跋

矢彝跋

靜敵跋

揚敵跋

師斂敵跋

師兌敵跋

番君召簠跋

農尊跋

得罍跋

齊國差簬跋

攻吳王監跋

癸父盃跋

距末跋

玉鶴符跋

漢李固殘碑跋

甘陵相殘碑跋

魏石經尚書春秋殘字跋

又尚書殘字跋一

又尚書殘字跋二

又尚書殘字跋三

又尚書殘字跋四

鮑寄鮑捐神坐跋

晉左貴人墓志跋

賈充妻郭槐墓誌跋

魏元龍墓誌跋

元謐墓誌跋

尼慈義墓誌跋

吐谷渾璣墓誌跋

齊彭城王造象碑跋

唐邕禪師塔銘宋拓本跋

程元皓殘誌跋

張懷實墓誌跋

宋苻昭原墓誌跋

吳廷祚墓誌跋

吳元載墓誌跋

吳元吉墓誌跋

吳昭明墓誌跋

趙承遵墓誌跋

魏處約墓誌跋

祖士衡墓誌跋

任頲墓誌跋

宋拓宸奎碑影本跋

金完顏希尹碑跋

明封琉球國王尚豐勅跋

破門上人草書跋

葆上公傳

恩忠愍公傳

外務部左丞幸君傳

蒲圻張公傳

日本藤田博士墓表

六經堪記

雙鷗館記

序目

遼居乙彙

上虞 羅 振玉

禮記王制及學記鄭注志疑

戴記王制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又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案周官之制六遂無學覈之周禮實有未合鄭謂術為遂聲誤者以古遂術聲近二字古音同部因致誤也今攷周官教育制度其大綱分君子野人二者教以施於君子治以施於野人蓋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故令四民各世其

業觀於司徒施十二教其十曰以世事教能其明徵也綜覽周禮六官其關於教者曰地官司徒曰春官宗伯曰夏官司馬其以地分者則曰國曰鄉司徒之職於國中則有師氏保氏掌門閭之學以教國子於六鄉則制為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其官則鄉有老二鄉公一人謂之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鄉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州有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

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有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有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其民而讀邦灋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間有胥每間中士一人各掌其間之徵令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卹者比有長五家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此司徒所掌國與六鄉之教也春官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

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下大夫二人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教樂儀大胥中士四人掌學士之版以徧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下士八人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饁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此春官所掌國子之教也夏官則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夏官所掌國學之教也至其升黜之法則戴記王制詳言之曰司徒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此鄉學之升黜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

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國學之升黜也合觀以上所記知有周教育論六鄉之秀與國子育之於大學教以德行道藝於此選賢與能論定然後官之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其六鄉不帥教者初則左右互移以示之恥既則移郊移遂以次遠之鄉以居民遂以居毗移遂則黜鄉而居野降民而為毗示不可復施教再不變則終於頑梗示並不可復施治遂屏諸遠方終身不齒矣鄭謂移遂又為習禮於遂學蓋因王制言移遂如初禮則遂必有學可知然王制記于漢文時博士固未敢信其無舛誤殷

大學在郊周制郊有虞庠尚可習禮于此遂則試以周官所於何習之疑移之遂下如初禮三字為衍文

載六遂官吏所職掌徵之當曉然矣周官六遂之制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其制
雖畧與鄉同而周官記遂人曰掌邦之野其職則治野於遂
師則曰各掌其遂之政令禁戒於遂大夫則曰各掌其遂之
政令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於鄙師則曰各掌其鄙之
政令祭祀於鄙長則曰各掌其鄙之政令於里宰則曰掌比
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于鄰長則曰掌相糾
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與六鄉職掌兼言教治者既殊而大
比興甿與六鄉之大比興賢興能者又迥異豈非六遂有治
無教之明徵歟鄭君言禮至精而千慮一失亦賢者所不免
顧後世經生多墨守其說而不考之經文予故志其所疑俟
當世治禮者論定焉

學記之術有序元陳氏濶謂術為州是也但改鄭注萬二
千五百家為遂之遂為州則誤州二千五百家非萬二千
五百家也學記言家塾黨庠術序皆言鄉學計六鄉所有
之學二十五家為閭閻有塾以四閭為族五族為黨計之
則每黨有塾二十庠五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則州有序五
合六鄉計之則為塾百二十庠與序各三十鄭注王制耆
老皆朝于庠言此庠謂鄉學也儀禮鄉飲酒正義亦云鄉
有鄉學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記子產不毀鄉校似鄉亦有
學然鄭君注鄉大夫之職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
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云其鄉吏州長以下由是言之則
鄉大夫但職在頒教灋及三年大比興賢能鄉固無學但
有州學耳與所注戴記不合竊意王制于術序下即言國

學是王制于州序外別無所謂鄉學鄭注言鄉學殆即指
州序之在鄉者五州為鄉五序之一在鄉治也鄉大夫三
年大比興賢興能亦於州序選之儀禮正義謂鄉有鄉學
殆因鄭注而誤會也往在吳中讀孫君仲容周官政要亦
因鄭君言遂有學遂謂周官教育普及全國嘗移書論之
書函往復乃卒贊予言謂異日脩訂所著周禮正義當改
從予說乃未幾仲容遽作古人其所著未再版予往歲與
仲容書亦無副本故別構此篇存之

曩與仲容論遂無學事仲容曾舉公羊宣公十五年傳言
中里有校為遂有學之證往嘗就何注所言而論之何注
言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
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

里正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
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
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
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
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
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
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其文
既糾葛難通證以周官戴記亦全不合據其所言父老里
正主里校周官六遂有里宰無里正父老一不合也其言
父老里正春坐於塾以課農功十月農隙教於校室則此
里校猶後世農家之冬學與六鄉之四時皆學者不同何
能選秀入鄉學二不合也其言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

大學小學當為里校所謂大學者何學耶豈一里校而具
小學大學三不合也其言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
移於庠所謂鄉學殆謂黨庠耶所謂庠殆州序耶而黨庠
不得稱鄉學州序亦不得言庠四不合也其言庠之秀者
移於國學與鄉論秀而升之司徒司徒論秀乃升之學有
難易之別豈鄉秀升學反難于居野之毗五不合也其言
移於國學下即繼言學於小學此尤難通諸經凡言國學
皆指大學而乃繼之以學於小學四字殆謂升入國中之
小學耶國中小學為師保門闈之學所以教太子及國子
鄉學論秀且但能升大學亦不聞升入國中小學其不合
六也至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以下與里校何干
而連類及之且所言學於大學其秀者命曰進士亦與王